

金

華

徵

獻

略

金華徵獻畧卷之四

鶴潭王崇炯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嚴選校訂

東湖金律孔時編梓

儒學傳一

范浚

宋范浚字茂明、蘭谿人、世居邑之香溪、祖父兄弟子  
侄皆顯宦、而浚獨不在、宋紹興間、嘗舉賢良、以秦檜  
當國、不起、其學原本六經、貫穿精覈、所爲文、斬絕矯  
健、鑿鑿明整、卓然名家、浚嘗自言、末學本無承傳、但

師心謀道見古人自得之意不爲世俗趨慕居常危坐一室敗帷故器人所不堪而神宇泰然終日相對無一語及世間事其言經術如親得聖人而授受其旨其論古人成敗事如目擊而身履之其文辭博而峻整深入理地湛然自得成一家之言而朱子獨取心箴一篇登之孟子集註其他文之可以羽翼經傳者甚多其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藐然一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

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口體從令。其恥說曰。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孟子何大於恥。夫恥。入道之端也。人之知非而恥焉者。必惕然動乎中。赧然見乎色。瞿然動乎四體。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覺知之者矣。然則無恥則無覺。與木石等矣。恥之爲義。顧不大哉。子以行己有恥爲士。士宜有恥者也。然有是恥心而能克之者。千百而一焉。穿窬士之所恥爲也。而所恥穿窬之心。則不能克焉。是於穿窬則恥之。於穿窬之類。則不恥。其於有恥亦寡矣。有恥者寡。則其無覺亦甚矣。可以爲士乎。巧言令色足

恭匿怨而友其人。是皆穿窬之心。故孔子恥之。又曰：色厲而內荏。其猶穿窬之盜。又曰：情疎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歟。孟子亦云：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聖賢之於恥心。必使人克之如此。此學之要也。人能克是恥心。以求入於聖人之道。豈遠哉。故曰：恥。入道之端也。其悔說曰：傳有之曰：日悔。昨月悔。朔至哉。聖人之善學也。夫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誰無過者。惟過而悔。悔而改。則所以過者亡矣。且古之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者。成湯悔。故改過不吝。

大甲悔故自怨自艾。仲尼悔故曰於予與改是顏淵  
悔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則未嘗復行。子路悔故人  
告之有過則喜。子夏悔故投杖而拜。曾子曰吾過矣。  
吾過矣。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者也。詩曰聽用我謀。  
庶無大悔。易曰不遠復無祇悔。悔非無過者求寡過。  
則終無過矣。然予所謂悔者非必失於言行而後悔  
之也。過生於心則心悔勿復失諸言行而已。過不知  
悔命之曰愚。悔不能改命之曰愎。改而憚焉命之曰  
吝。復與吝悔之賊也。過益過者也。日月之食或既或  
不既。食之所止明即復焉。悔而改改而不吝。天之道

也。改過而吝者，遠天而狃愆者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使成湯改過而吝，非化也。是故欲寡其過者，遠伯玉之學。至於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亦由悔而化耳。悔而改，改而不吝，化之道也。悔其可已乎？婺州之士於聖賢之學，前此未有聞也。濬其源者自浚始，浚卒，學者稱香溪先生。所著文凡二十四卷，號香溪集。今具在。邑人章懋述邑令唐韶之言曰：世之誦習香溪之文者，心箴而已。今觀其言，如以恥爲入道之端。以古之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又謂學者覺也。心且不存，何覺之有？皆超然自得於學，極有警發，不獨心

箴爲可取也。故朱子有不知從誰學之語。大約得於孟子爲多云。

論曰。香溪之學。以存心爲主。蓋心常存。則常覺。心常覺。則理不昧。理不昧。則知非。知非。則知恥。知恥。則知悔。知悔。則改過自新之功。進豈非躬行篤寔之君子哉。章文懿作蘭谿志。列香溪於儒林。而不以之首理學。毋乃以其所著書多出入於縱橫家言。而不必粹然一出於理乎。當紹興之際。朱呂之學未興。香溪獨能卓然自立。拔脚於聲利功名辭章之外。而上窺孔孟之堂奧。開闢蠶叢。以爲後學。



首路其有功於婺賢甚備。至其著論日擊夫宋室之不競。務講經濟之實而興起之。而不徒襲夫拘墟迂遠不切之空談。其用心甚苦。郎今心箴一篇。刊之豐碑。煌煌然昭揭於學宮。以爲後之懿訓。天君泰然百體從令。二語程子四箴中無一語可敵。婺州學者莫能道其有功於天下之學者甚。太子故首列先生於儒學。以見婺學之有所本云。魏菴志以

理學儒林分二類。子以儒學文學分二類。本宋文憲元史例。

呂祖謙

呂祖謙字伯恭。尚書右丞好問之孫。自其祖始居企

華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  
音、汪應辰、胡憲遊、既又友張栻、朱熹、講習益精、初以  
廕補官、未上、登隆興元年進士第、又中博學 辭科、  
調南外宗學教授、丁內艱歸、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  
趨之、除太學博士、仍補外、添差教授嚴州、復名爲太  
學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輪對、勉季  
宗留意聖學、且言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畧當審、  
陛下方廣攬豪傑、共集事功、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  
指經畫之實、孰爲先後、使嘗試僥倖之說、不敢復陳  
於前、然後與一二大臣定成筭、而次第行之、則大義

可伸大業可復。名試館職。祖謙平日讀陸九淵之文而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也。人服其精鑑。丁父憂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越三年除秘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以禮部侍郎李士燾薦。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面對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鄉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兼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爲上所侵。而令不能行於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凌長吏。賤臣輕柄臣。平居未見。

其患一。且有惡。誰與指麾。而伸縮之。耶。如曰。臣下權  
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  
以糾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倘得端方不倚之人。分  
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  
關膈肺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  
操制。苟玩而勿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  
內則懼爲陛下所譴。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爲公議所  
嫉。而益思誅排。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  
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有可疑。勿謂  
明聰獨高。而謂知足以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

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倣掇艱危之後。駐蹕東南。逾五十年。無纖毫之慮。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請告歸。奉詔編類皇朝文鑑。黜浮崇雅。採取精

詳孝宗嘉其有益治道，詔除直秘閣，仍主管武夷冲佑觀。明年除著作郎，再轉二官，皆不受。淳熙八年卒，年四十五。祖謙三娶皆先卒，一子曰延年，甫三歲葬。武義明招山祖堇之右，祖謙之學以關洛爲宗。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褊急，一日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朱熹常言學如伯恭，方能變化氣質。祖謙常與朱熹論學曰：學者湏是專心致志，絕利一源，凝聚淳畜，方始收拾得上。又曰：學者推求言句工夫常多，檢點日用工夫常少。又曰：整頓收斂則入於着力。

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又曰。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用涵養多於講說。讀經多於讀史。然後能可久。可大。又曰。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熹嘗稱述其言。以教學者。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臥病。猶作日記。不輟。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其所著有讀詩記。大事記。考定古周易。書說。闡範。官箴。辨志錄。皆行於世。朱熹稱大事記則曰。伯恭大事記甚精密。古今蓋未有此書。其序讀詩記曰。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提綱。首尾該貫。旣足以息夫異同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

會貫通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已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托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嗚呼如伯恭者真可謂有意乎溫柔敦厚之教矣祖謙家居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東鄉人卽而祠之仍賜謚曰成配食孔子廟其及門高弟則有喬行簡葛洪王介李誠之李大同喬夢符陳黼倪千里戚如琥趙彥秬潘景憲鞏豐石範潘時杜旃夏明誠葉邦汪淳王埜時灃時澗葉霖葉謹言戚如圭戚如玉李厚之汪大章時鎬時錡鄭宗強暨



其弟祖儉。祖泰。俱見別傳。

論曰。朱子之誅東萊曰。伯恭有著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辨。而守之若訥。胸中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辭章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孝友絕人。而勉勵如弗及。恬淡寡欲。而持守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爲訐。秉義以飭躬。而恥爲介。是則古君子猶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欲然未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字寬洪。識量闔廓。既海納而淵渟。豈澄清而撓濁。矧涵濡於先訓。紹文獻於厥家。又隆師而親友。極探討之幽遐。所以秉之既厚。而養之深。

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而亦無求而不脩象山之誅公則曰惟公之生度越流輩前作見之靡不異待外朴如愚中敏鮮儷顏曾其學伊呂其志久而益專窮而益厲約偏持平棄疵養粹其爲二公推服如此東萊嘗以紫陽象山學術異同約爲鷲湖之集冀融會二家以歸於一徃反二日迄不合象山曰伯恭甚有虚心相聽之意竟爲元晦所尼由此觀之東萊殆逆觀千載以後有此藩籬而欲泯其端也其識不旣卓哉昔者孔子論仁或由克復或由敬恕或由詡言所出殊方而其

至於仁則一也。辟之適京畿者，東南西北皆可至也。當其未至，則各尼所適之一途。及其既至，乃知其皆可至也。聖道不光，異論紛起，向使東萊不亡，必能廓推而渾一之。天不假年，使不竟其所學，惜哉。

### 陳亮

陳亮，字同甫，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爲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考古用兵之跡，著酌古論，郡守周葵見而竒之，曰：他日國士也。及葵執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掛亮，因得交。一時豪傑，隆

興初領州解上中興五論不報。國視錢塘。喟然嘆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於西湖也。淳熙五年孝宗卽位。又十七年矣。亮更名同。復詣闕上書。書奏孝宗赫然震奮。欲勝朝堂。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惡其直言。遂有都堂審察之命。亮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遂渡江而歸。日與邑中酒人飲。醉中戲爲大言。有欲中亮者。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澹嘗爲考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嫌之。卽綴狀以聞。事下大理。笞掠無完膚。孝宗知爲

亮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割其  
贖於地。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其被殺者嘗  
辱亮父，疑事由亮聞於官，乃囚亮父子州獄。而屬臺  
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而辛  
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任  
俠，屢遭大獄，益勵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  
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  
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  
晬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  
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

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是時熹與亮往復論王伯之辨。熹與亮書論漢唐以來人物田地根本。無有是處。只成小康之治。亮報書曰。來論以爲亮推尊漢唐。以爲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爲與漢唐不殊。如此則不獨不察其心。亦併與其言不察矣。某意以爲三代做得盡者也。漢唐做不到盡者也。故曰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泯之文有不脩。而無常廢。惟其做得盡。故當其盛時。三光全而寒暑平。無一物之不得其生。無一人之不遂其性。惟其做不到盡。故雖

其盛時。三光明矣。而不保其常全。寒暑運矣。而不保其常平。物得其生。而亦有時而天闕者。人遂其性。而亦有時而乖戾者。本末感應。只是一理。使其田地根本。無有是處。安得有來論之所云小康者乎。只曰獲禽之多。而不曰隨種而收。恐未免於偏矣。孔子之稱管仲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說者以爲孔子之門。五尺之童。皆羞稱五伯。孟子力論伯者以力假仁。而夫子稱之如此。所謂如其仁者。蓋曰似之而非也。觀其語脈。決不

如說者所云。故伊川所謂如其仁者。稱其有仁之功。用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夫子亦計人之功乎。若如伊川所云。則亦近於來論所云。喜獲禽之多矣。功用與心不相應。則伊川所論心跡。元不會判者。今亦有時而判乎。王通有言。皇墳帝典。吾不得而識矣。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仲淹取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而秘書必謂其假仁借義。以行之。心有時而泯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泯可乎。恣有時而廢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廢可乎。至於全體只



在利欲上之語。切恐待漢唐之君太淺狹。而世之君子。有不厭於心者矣。匡章通國皆稱不孝。而孟子獨禮貌之者。蓋於駁雜中有以得其真心故也。波流犇。逆利欲萬端。宛轉於其中。而能察其真心之所在者。此君子之道。所以可貴耳。若於萬慮不作。全體潔白。而曰真心在焉者。此始學之事耳。一生辛勤於堯舜。相傳之心法。不能點鐵成金。而不免以銀爲鐵。使千五百年之間。成一大空闕。人道泯息。而不害天地之常運。而我獨卓然而有見。毋乃甚高而孤乎。宜亮之不能心服也。來書所謂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

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又謂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此常言也。而謂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的道理。便可與堯舜三代並隆。而不察其所以爲之田地根本。無有是處者。不知高祖太宗。何以自別於魏宋二武哉。來書又謂立心當以盡者爲恣。不當以不盡者爲準。此亦名言也。而謂漢唐不無愧於三代之盛時。便以爲欺罔者。不知千五百年之間。以何爲真心乎。熹得書復申前論。亮又答書曰。亮意以爲本領閎闊。工夫至到。便做得三代。有本領無工夫。

只做得漢唐。而秘書必謂漢唐並無些子本領。只是頭出頭沒。偶有暗合處。便得功業成就。其實只是利慾場中走。使二千年之英雄豪傑。不得近聖人之光。猶是小事。而向來儒者所謂只這些子殄滅不得。秘書便以爲好說話。無病痛乎。來書所謂自家光明寶藏者。語雖出於釋氏。然亦異於這些子之論矣。天地之間。何物非道。赫日當空。處處光明。閉眼之人。閉眼。卽是眼盲者。摸索得着。故謂之暗合。不應二千年之間。有眼皆盲也。亮以爲後世英雄豪傑之尤者。眼光如黑漆。有時閉眼胡做。遂爲聖門之罪人。及其閉眼。

運用無徃而非赫日之光明。天地賴以撐拄。人物賴以生育。今指其閉眼胡做時。便以爲盲無一分眼光。指其開眼運用時。只以爲偶合其實。不離於盲嗟乎。冤哉。彼直閉眼耳。眼光未嘗不如黑漆也。使孔子在時。必持出其光明。以附於長長閉眼者之後。則其利欲一時澆世界者。如浮翳盡洗而去之。天地清明。赫日長在。不亦恢廓闔大而端正乎。今不欲天地清明。赫日長在。只是這些子殄滅不得者。便以爲古今秘寶。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爲得不傳之絕學。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畫界而立。一似結壇畫絕一世。

之人於門外。而謂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點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無。世界皆是利欲。斯道之不絕者。僅如縷耳。此英雄豪傑。所以自絕於門外。以爲立功建業。別是法門。這些好說話。且與留着粧景足矣。亦何力。使得天地清明。赫日長在乎。亮之說。一時看得極兀突。原始要終。終是易不得耳。秘書終不成。盡棄置。不以入思慮也。亮本不敢望有合。且欲因此一發。以待後來云云。斯時龍泉葉適曰。同甫旣修皇帝王伯之學。上下三千餘年。考其合散。發其秘藏。見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儒者失其旨。致不

足以開物成務。其說皆今人所未講。朱元晦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於時鄉人宴會同席者歸而暴死。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論監司選黜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閱其單辭。大異曰。此天下奇才也。力言於光宗。遂得免。未幾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群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乃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既知爲亮。則大喜。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之皆喜。授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卒。

年五十五、亮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肝、雖爲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僅中產、畸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卒後、葉適請於朝、命補一子官、仍用喬行簡言、賜謚文毅、其弟子爲浦江倪樸、義烏喻偁、喻南強、俱見別傳、

論曰、朱子語陳同甫云、真正大英雄、却從戰戰兢兢、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血氣粗豪、却一點使不着也、此真千古至言、至謂漢唐豪傑、都在利欲場中走、偶有暗合、便得功業成就、此却不然、做得一件善事、濟得許多人、必有一段誠心貫乎事、

之始終。未有偶值其一念之良。而能成此事者也。永嘉陳止齋與同甫書曰。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此老兄之言也。如此。則三代聖賢。枉作工夫。功有適成。何必有德。事有偶濟。何必有理。此朱丈之說也。如此。則漢高唐宗賢於盜賊。不遠。以三代聖賢。枉作工夫。則人力可以獨運。以漢祖唐宗賢於盜賊。不遠。則天命可以苟得。謂人力可以獨運。其樊上無兢畏之君。謂天命可以苟得。其樊下有覬覦之臣。二君子立論。竊皆未安也。當時之論如此。後世儒者。雖極尊朱子。而終不以



同甫之議爲非也。

唐仲友

唐仲友字興政號悅齋金華人侍御史堯封之子初堯封入臺錢端禮迎問之曰第一人謂何堯封曰方思之歸以語仲友仲友曰大人失言當云此行政爲公來也其雋快如此登紹興進士復中宏詞科判建康府上書論時政言甚剴切其畧曰方今天下有四患江上諸軍隸於籍而食公廩者無慮二十萬然緩急之際守禦不克東西奔命顛頓道途鋒刃未接力已困敝自未二年四易軍帥交手相付前後一轍比

其簡。蜀舟不踰百甲。不滿萬而計。司名籍不減。又聞  
襄蜀江地。京口暨陽之屯。亦仍其舊。例皆空文。議者  
不察。輕謀進取。以爲足用。故曰。兵力眩於虛數。一患  
也。金之弱於曩日。雖非間諜。孰不知之。然秦趙三戰。  
趙再勝而地半入於秦。其大勢異也。牛雖瘠。償於豕  
上。其畏不死。擊兵以來。秦隴之師。吾之上駟。符離之  
役。吾之大舉。確山之屯。忠義之巨擘也。二年之間。數  
與金角。得未毫毛。而喪踰卹山。今彼之不來。是彼之  
有謀。而吾之大憂也。遽以爲無能爲。將墮其術。故曰。  
敵情感於間言。二患也。逆亮之死。朝廷使命。旁午。募

兵山西築城兩淮招降山東結援太行或造器甲或興屯田或散旗勝大者數百萬緒其次數十萬下者不減數萬議者謂陳平捐金不問出入李牧軍市未嘗會計今吾所捐亦已多矣而平牧之效寂然未見何耶仲友始至建康計司無旬日之積公私物力凋竭如此尚欲妄以予人何哉故曰財力屈而妄費三患也爵祿者天下之砥石也孔明以區區之蜀交吳抗魏爵賞之際一毫不苟今者兵未交而身已貴師未出而爵已崇偶有小捷幾至無官可賞去歲有以節度爲都統者及用爲馬帥遽加太尉豈節度不可

爲馬帥乎。有以副使爲統制者。及用爲都統。遽加副  
練。豈副使不可以統軍乎。議者曰。韓信羈旅。遂以登  
壇。李佑擒俘。遽列帥閫。不知信佑朝賞。亦有暮功。今  
信佑比肩。而惴惴有敵國之憂。何也。近者朝廷以簡  
較少保。賞救胸山之功。而受之者。怏怏不平。彼誠見  
有無功而得太尉者。是以缺望。不然。槐棘之榮。豈易  
致哉。故曰。官爵濫而輕。與四患也。蓋天下惟厚德君  
子。能不輕從人。而乘隙抵巇者。莫甚於功利之士。獻  
議則誕蔓於咫尺之書。進圖則欺罔於一幅之上。奏  
功則曰前此未有。言敗則曰兵家常勢。遂使將帥屢

犯所短。迄無寸效。反有前之四患。愚以爲塞其弊源。亦在朝廷深謀遠慮。匪棘其欲而已。夫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勾踐夫差。燕昭之報。齊怨皆君臣相與計謀。積累數十年而收一日。然使夫差信子胥而知所戒懼。潛王不以屢勝而虐用其民。爲勾踐昭王者。將如之何。今和之與戰。皆隨時應敵之方。而非吾之至計也。要在不忘宗祖之仇。先定立國之本。力行不倦。時至則起而收之耳。執政見其書。皆以爲通達國體。轉知台州。興利除害。政聲燁然。爲同官高文虎所忌。譖於提舉刑獄朱熹。劾罷。主管武夷山。中道觀。開

授徒學者雲集。時婺中儒者呂祖謙與朱熹共  
論性理之學。陳亮論經濟。唐仲友論經史。各持門戶。  
不相下。仲友自恃博學。輕侮朱子。守台日。陳亮至。治  
所。仲友竊論曰。晦菴尚不識字。如何作監司。亮與朱  
子學雖不同。而交誼甚篤。泄言於朱子。而同官高文  
虎適誣以奸贓事。朱子遂以部內有冤獄。乞再巡按。  
既至台。仲友出迎。少稽。朱子益以亮言爲信。立索郡  
符付次官。乃摺仲友罪具奏。章凡六上。而以汚染嚴  
棻爲首。嚴棻者。天台營妓也。善琴奕。工詩詞。仲友曾  
於酒次。命作紅白桃花詞。不構思而成。曰。道是梨花

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  
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仲友賞之。雙纖既被劫。備受  
箠楚。無一語及唐。獄吏諭之曰。罪止於杖。何不早認。  
答曰。身爲賤伎。卽與太守有濫。罪不至死。但實無此  
事。寧死。決不敢污。巖君子。朱書既奏。仲友亦作奏。馳  
上。自辨甚力。時王淮當軸。上以問淮。淮曰。此秀才爭  
閒氣耳。遂兩平其事。仲友既被黜。益肆力於學。其論  
性畧曰。世言性惡者。皆以象藉口。吾觀象之行事。適  
足以見其性之善。不知其爲惡也。象之謨蓋舜也。往  
人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忼忼鬱陶之思。

以偽爲也。忸怩之顏以誠發也。欺形於言。愧見於色。象之本心固知偽之不可爲也。其性豈不善哉。易言天地之心見於復。人之誘於物也。何異於陰之剝陽。及其俄然而復。亦一陽之復也。象之忸怩蓋其復性之際。復則不妄。至誠之道也。善言性者當於復觀之。其論學畧曰。古之學者用心貴乎至誠。不以好高自欺。操行貴乎篤實。不以立異駭俗。造道貴乎力行。不以空言惑衆。爲文貴乎濟用。不以華藻相尚。用其長不強其所劣。得於此不慕其在彼。終其身而不倦。世其業而不易。是以學必可用。用則有功。後之學者其



材未必如古人也。而欲爲古人不可到之事。凡世所  
謂可貴可尚者。必欲兼取而盡爲之。其學荒唐而無  
統。其言誇誕而無當。其行詭譎而不誠。其心矯僞而  
不慤。平居聽其議論。若無所不能。及措諸事業。每每  
不及古人萬分之一。此起患於好名而不專也。仲友  
史學精絕。尤邃於諸經。凡天文地理。王霸兵農禮樂  
刑政陰陽度數。郊廟學校。非野畿疆。莫不窮探力索。  
而會通其故。精粗本末。兼該並舉。然天性廉直。與物  
多忤。仕未通顯。托之論述而終。君子惜之。所著書有  
六經解。九經發題。經史難答。孝經解。愚書。諸史精義。

年王經世圖譜。乾道秘府羣書新錄。天文地理詳辨。故事備要。詞科雜錄。宣公奏議解。典麗賦四十卷。其後諸孫懷敬集其雜文爲悅齋文粹。其弟子曰傅寅。朱質。葉秀發。另有傳。

論曰。向讀宋史。悅齋似一無行墨吏。旣而得聞當今魁儒毛西河。黃梨洲。朱竹垞諸先生緒論。每及悅齋。輒深相嘆惋。憾其書不盡傳於世。於是流覽舊編。凡與悅齋有干涉者。輒志之。朱潛溪曰。唐悅齋先生。天分絕人。書經日輒成誦。遂以學行名天下。蘓平仲曰。乾道淳熙間。東萊呂公與悅齋唐公。

皆以儒術爲寶。婺冠而唐所著過於東萊。合不下八百餘卷。因爲朱子所排。其書皆漸滅不存。朱右曰。於呼。世有誑人以理之所有。君子或昧焉。語曰。不逆詐。不億不信。予讀唐仲友補傳。而竊有感焉。仲友以乾道七年守台州。朱子提舉浙東常平。仲友發粟賑饑。抑奸拊弱。剋中津浮梁。以濟艱涉。民至今賴之。永康陳亮以縱橫之術。與仲友不相能。非真能覺程朱之學也。而乘間述仲友後言。朱子信之。時高文虎爲通判。復以舊怨傾之。高文虎與其子似孫。皆以文學名。然酷好佛。仲友闢佛甚嚴。

或以此不合乎嫉惡之心。君子爲多。於是朱子力  
排仲友。至六上章。廷議終不決。元修宋史。謂仲友  
爲朱子所斥。乃不載之簡冊。是或非朱子意。與春  
秋據事直書善惡自見。今史臣朱濂爲補此傳。有  
旨哉。題唐仲友補傳黃梨洲學禮質疑序曰。宋儒欲以精  
微之理。該禮之粗末。三代之彌文。縟典。皆以爲有  
司之事矣。朱子亦常修儀禮經傳。不過章句是正。  
於其異同淆亂。固未彈駁。而使之歸於一也。其時  
唐悅齋。創爲經濟之學。繭絲牛毛。舉三代已委之  
芻狗。以求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而欲推行之於當

世薛士龍陳君舉和齊斟酌之。爲說不皆與唐氏合。其源流則同也。諸儒之論如此。自吳正傳不載。悅齋於敬鄉錄。娶中學者罕稱之。噫。福矣。彼宋朱二公。固皆崇信朱子者也。朱右字序賢。明初台州人。父約齋先生。兩代皆碩學名儒。宋時福清林黃中著周易經傳集解。凡三十六卷。淳熙十二年進御。降詔褒美。其書精研該貫。第以其曾糾朱子學者。非其爲人。而黃文肅公朱門之顏曾。娶學始祖所自出也。其祭黃中文有云。玩羲經之爻象。究筆削於獲麟。立朝正色。雖當世大儒。或見擯斥。著書立說。雖前賢篤論。不衆因循。

其稱許黃中如此。豈得以不報師警病哉。

徐僑

徐僑字崇甫，義烏人。淳熙十四年進士，爲上饒主簿。受業朱熹之門，熹稱其明白剛直。命以毅名齋。歷紹興、南康司浚，皆以憂去。開禧和戎，議函大臣首送之。金僑以爲非國體，上書極言其不可。十一年僑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事，上書極言時政，請詔大臣以正己之道。正人憂家之慮，憂國庶幾致安於已危。迺治於將亂。丞相史彌遠噉言官劾罷之。未幾，理宗卽位，禮部侍郎真德秀奏亮直敢言如徐僑者，請置之。

言地而彌遠猶在相位。不報時鄉人葛洪、喬行簡皆在侍從。代爲請祠。迄不受祿。遂引年告老。端平初。朝廷更化。收用老成。復除秘書少監。改太常少卿。得賜對。僑上疏言國所恃以立者民也。衛民而安者兵也。今天下之民。憔悴困苦。類欲無生。天下之兵。饑窮羸弱。動皆竄。爲陛下治民者。率皆貪吏。統其兵者。莫非債帥。内外文武之臣。皇皇焉。惟知殖私奉賄。以謀進用。朝貢暮召。矜得成風。昔奪民產。今竊公帑。昔盜軍儲。今鈎敵貨。三邊倣擾。幾於敵寇者。動以萬計。殘於叛卒者。無慮數十郡。淮民奔迸。輒禁渡步。棲阻江

下雖被旨賑濟弗顧。若此者非有所恃。其政哉。謂薩  
戮臣專政。臣嘗有兩語曰。廟堂爲交易之地。堯諫爲  
囊橐之所。是時四方視朝廷蔑如也。今元勳大帥挾  
忍逞悍。假然玩侮。歸附黜將。賞不厭受。令不率稟。私  
戮弗告。外交弗聞。跨處兩間。恃勢爲快。其輕朝廷無  
君相。無異曩時。此無他。交征施奪。帥之者不以正也。  
夫天下大物也。今如不繫之舟。置之渺茫浩蕩之中。  
風濤洶湧。盜賊縱橫。而舟中之人。方且競攫金珠。漫  
不知省。將且奈何。願以臣言明詔大臣。斥逐邪佞。親  
邇忠直。守廉隅者臨民。敦詩書者治戎。弭汚賔之風。



消僭競之釁。庶幾兵民之心有所係屬。帝爲之改容。嘉納之。除兼侍講。尋兼權國子祭酒。勸講之際。開陳友愛大義。遂復皇子竑爵。且建言子思宜配享孔子。二程子宜列從祀。王安石宜廢弗祀。而以趙汝愚配食寧宗。帝皆納用其言。未幾。金使至。僑以無國書。宜館之於外。如叔向辭鄭故事。與時宰議不合。力求去。帝諭留之。爲遷工部侍郎。辭益堅。乃以寶謨閣侍制奉祠。卒年七十有八。謚文清。初僑之兄侃。倬皆學於呂祖謙。而僑獨師朱熹。熹之學黜於慶元。仲於端平。僑與度正。葉味道。實發之。其在君前論學。則曰。在正。

心論治則曰知人。其論學則以命性心中誠仁爲窮理之要。九思九容爲主敬之本。平日本身苦約人所不堪。嘗着敝袍入對。帝曰。卿一貧至此。僑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帥非材。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於橫征。軍怨於掊克。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岌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理宗爲之感動。咨嗟太息。明日手詔罷邊帥之尤無狀者。申儆羣臣。以朋黨爲戒。命有司裁節中外浮費。而賜僑金帛甚厚。固辭不受。僑所著有讀易記三卷。讀詩記咏一

卷雜說一卷。文集若干卷。門人曰朱元龍、康植。見名臣傳

王世傑、龔應之、朱中，而葉由庚最著。

論曰：文清學有原本名位爵祿，不足以入其心。身在巖廊，如遊蓬戶，立朝侃侃，觀其風節，雖汲長孺、魏玄成，何以遠過。至其言學，則分立名目，曰命、性、心、曰中、誠、仁，何其繁也。夫心之理曰性，性乘於天曰命。此理無過不及之謂中。此理真實無妄之謂誠。此理全體不息之謂仁。六者殊名，其理則一而已。大學言心而不言性，中庸言性而不言心，大言誠而畧言仁，二論言仁而不言誠，非有所缺，其

理固可該也。何必兼舉哉。夫分析求義。逐字講貫。體驗。至於用力之久。豁然貫通者。朱門之的傳也。僑之外。吾婺朱子門人曰。杜旂、杜旂、皆伯高弟。王瀚、王治、王漢、皆師愈子。王介、潘友端、潘友恭、潘友文、潘履孫、皆金華人。傅定、郭津、李大同、馬仲壬、皆東陽人。鞏豐、武義人。應純之、永康人。

葉由庚

葉由庚字成父、義烏人、家世宦族、由庚生而口吃、嗜讀書、從周大亨習春秋、爲舉子業、試有司不中、遂絕意進取、時丹溪徐僑、倡明考亭之學、四方人士多集

其門由庚執經從之。僑授以中誠仁命性心六字之說。由庚夙夜磨礪。探窮經旨。驗之躬行。期凝合而無間。僑謂人曰。成父從僑最久。靜愿無他好。講學意趣殊深。吾道有所托矣。遂以通名其齋。且戒之曰。心體之流行。卽天運之流行也。無乎不通。而塞之人其物矣。由庚佩之終身。金華何基王栢皆祖述熹學。次第相傳。遠有端緒。相與貽書辨析無虛日。基云。周子太極圖補先天圖之未脩。由庚則曰。太極圖與先天圖實相表裏。固不待預見先天圖而暗與之合。先天有圖。其辭已具於大傳說卦中。亦不待邵子別爲論議。

而後明。况先天乃伏羲所圖。無非法象自然之妙。太極乃周子自出心思。擬形畫象而爲之者。先天圖當作先天圖觀之。圖雖不同。而其理則未嘗不一也。若曰周子之爲圖。盡於修之一言。使學者可以用功。謂之隨時立教。至是益備則可耳。切不可謂陰有補先天圖之未備也。先天圖自太極生兩儀。加倍而爲四。八。以至於六十四。左自一陽而六陽。右自一陰而六陰。自然生生不窮。皆是天地本然之妙。太極圖止於四象。以爲火水木金。卽其中以爲土。說至五行輒止。各有其義。未易優劣。正不必將先天圖比並參較也。

愚按通齋之論亦有未備。北山以太極補先天之未  
備者。以太極盡於修之一言。而先天止於象之自然  
不及工夫也。殊不知先天固未嘗無功也。先天圖坤  
遇震爲復。謂之天根。乾遇巽爲姤。謂之月窟。天根主  
發生。鼓萬物之出機。月窟主閉藏。鼓萬物之入機。學  
者善念初萌。洪蒙始判。粹然至善。謂之復。復者陽之  
動也。當念攝持。翁聚保合。不雜於妄。謂之姤。姤者陰  
之靜也。知復而不知姤。則孤陽易蕩。而藏不密。知姤  
而不知復。則獨陰易滯。而應不神。姤復循環。乾坤互  
用。動靜不失其時。此聖人之學。即子所謂天根。互  
窟。頻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者。此乃先天之學也。通  
齋不明邵子先天之學。藏有修吉悖凶之義。而但泛  
言先天圖與太極圖之不同。栢又以論語屬詞聯事。集  
爲魯經章句。而以大學中庸爲之傳。整比成卷。質之  
由庚。由庚則曰。記錄之書。非經體也。移易固未爲不  
可。第論語乃孔子之微言。與他記錄者實殊。非可以

緒分類合也。南軒張子以程子之意類聚孔孟言仁。朱子猶恐長學者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又况孔子之言誠有不可破壞者。以今第一卷首條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類爲夫子出處。若入門人記孔子德容之盛未爲不可。第二卷首條堯曰至公則說乃弟子於終篇特記聖學之傳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與孟子篇終歷叙道統同一意亦恐不但思古傷今而已也。今欲尊四書爲魯經唯以孔子格言大訓與問答之語爲經門人所自言及子思孟子之書爲傳則庶幾耳。夫欲尊之爲經者以其大公至



正爲萬世常行之道。不可不同。諸子並稱。不必類合。而經始尊也。基栢皆深服其言。出庚於講切義理。不立異。不苟同。虛已研索。必求真。是之歸。雖十往返。不厭。然其爲人。端重寡言笑。燕居謹獨。盛服不亵身。暑月則冠雲巾。衣素紗深衣。終日危坐。四時之祭。預戒內外。祇事具饌。必豐潔。其幣必置名封識。如期行事。命弟子爲償贊。奠獻告成。徹俎而退。則以餽餘饗宗人。若冠若昏喪。皆遵燕家禮。問道考德者。戶外之屨常滿。其誨學者曰。古之人。知行並進。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若經蔽於文字間。待其知。

至而後行。是終無可行之日也。人以爲名言。縣大夫  
過門問政。多以謹義利之辨。及視民如傷。告之邑民。  
陰被其賜。部使者蔡抗。及郡守趙汝騰。趙孟傅。先後  
具書幣。請由庚攝麗澤書院山長。雖皆力辭。而道譽  
益顯。婦人女子亦知其爲修身踐行之士。前至元己  
卯。年七十八卒。無子。以族子還孫爲後。平生不務著  
書。僅有論語纂遺若干卷。詩文若干卷。屢叟自誌一  
卷。藏於家。

論曰。凡人纔學。便須用力。處纔用力。便須有得。  
力處。豈必致知格物。用力既久。豁然貫通。而後可。

以言誠意哉。通齋知行並進之論。可謂善學考亭矣。宋潛溪云。由庚與何基王栢。皆得紫陽之傳。以道學爲東南倡。評者謂基深潛。冲澹得學之醇。栢通睿絕識。得學之明。由庚精詳暢達。得學之通考。其一時化迪之盛。入其室者。殆如春風和氣之襲人。從容一言之加。輒辟面盎背而鄙吝爲之消盡。嗚呼。何其盛哉。九京可作。當爲執鞭矣。其推許如此。

楊與立

楊與立字子權。本浦城人。受業朱熹之門。嘗知處之

遂昌縣因家於蘭谿以道淑人學者多宗之稱爲船  
山先生北山何基魯齋王栢皆嘗訪道於與立與立  
一見基輒稱許之由是盤溪之從遊始盛栢亦有就  
正於攜堂船山粗識伊洛淵源之語栢一日造與立  
至大安中途迷失道因作詩自傲曰未識大安道行  
行多路岐人言訛近遠山路倍嶽巖自有康莊處多  
因便捷移我今知埃了萬里不須疑基和之則云審  
問方知道冥行易失岐每因貪徑捷多致落嶽巖浪  
謂途言惑先由已意移知津要端的直造始無疑由  
此觀之則何王之學與立不無濟源之功與立嘗作

幽居詩云。柴門閉寂。少人過。盡日觀書。口自哦。餘地不妨栽竹。木放教啼鳥。往來多。又溪頭詩云。溪頭石磴坐盤桓。時見修鱗自往還。可是水深魚極樂。不須妄意要投竿。吳師道稱其爲有道之言。氣象自別。頗與禽魚相關。窻草不除意同云。

論曰。楊船山閩人。而楓山登之。蘭谿志。蘭谿志載理學三人。而船山居首。其尊之也。至矣。噫。船山以蕭條羈宦。僑居澗水。數百年後。猶將追溯嘯咏遺迹。以爲邑里之光。志蘭谿者。曰。此吾船山也。而志湯溪者。又以其地今屬於湯。曰。此吾船山也。挽而

近○之○惟○恐○其○不○親○也○。若○賈○似○道○謫○闕○道○過○金○華○全○  
華○人○士○作○傲○以○擯○之○毋○使○入○境○以○汗○吾○地○推○而○遠○  
之○惟○恐○其○或○浼○也○。由○斯○以○論○人○之○生○此○世○豈○以○名○  
爵○爲○輕○重○哉○。

金華徵獻畧卷之五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律孔時編梓

儒學傳二

何基

宋何基字子恭金華人父曰伯慧主管台州崇道觀  
基氣質清弱踰小學始受師訓端重寡言笑與群兒  
異從鄉先生陳震習舉子業時達尊有以廉潔稱者  
基曰廉潔乃士大夫分內事何足高震大奇之弱冠

崇道公爲臨川丞時，勉齋黃榦適爲令，言論甚契，因使基師之。榦首教以爲學，湏先辦得真實心地，刻苦功夫。臨別復告以但熟讀四書，使胸次浹洽。道理自見。基於此始有以窺伊洛之淵源。旣歸，危坐一室，萬卷橫陳，端莊靜一，以存此心，研精覃思，以窮此理。遇微言奧義，疑而未釋，必平心下氣，舒徐容與，不忘不助，待其自然通貫。未嘗參以己意，不立異以爲高，不徇人以苟合，其思之也精，故踐之也實，而守之也固。基爲人深潛純粹，無疾言遽色，不匿情，不逆詐，不伐善，不較利害，孝事父母，友兄弟，一家怡怡，有和孺之



樂姻族敦仁厚之風、朋友盡忠告之益、鄙僕婢則寬而有制、見田夫野叟、溫言慰勞、歲或不登、捐逋已責、周貧困、恤患難、遷善改過、惟日不足、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喜形於色、若已有之、或朝政有缺、四方有警、憂形於色、至忘寢食、是以海內慕之而不能識其面、天子思之而不能必其來、立乎今、尙友千載之上、淡然無欲、不屈於萬物之下如此、基世居盤溪、有宅一區、脩然水竹間、鮮有知其學者、自船山楊與立、一見許與、於是好學之士日進、凡有質問、莫不竭誠諄誨、而不受北面之禮、基之爲學、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

持其志力學以致其知躬行以踐其實其教人則以  
立志爲主每讀朱子遠遊歌見其爲學立志之初便  
已有此規模晚亦不過克踐以盡其量所謂願于馳  
堅車歷險摧其剛便是任重道遠死而後已氣象使  
人卓然有立爲學之始須有此大規模又須不問難  
易不顧生死以必至爲期又曰理者乃事物恰好處  
天地間惟有一理散在事事物物雖各不同而就其  
中各有一恰好處所謂萬殊一本一本萬殊也三聖  
所謂中孔子所謂一貫大學所謂至善皆是此意聖  
賢相去數百年而謂以是傳之者皆是做到此耳然

義理無窮。未易便到極處。則吾輩講學。正要相與合力。精思明辨。討個分曉的。當受用處。又要各辦得個耐煩無我之心。耐煩則不厭往復。無我則庶無徇私。縱有未明。雖十往反而不憚。如是則始得個至當之歸。基隱居求志。而聞望翕然。郡守趙汝騰首以禮聘。其後蔡抗楊棟相繼聘請。交薦於朝。皆不就。基嘗告學者曰。辭受出處之際。當先致辨。不可挾古人之似。借以謀利。景定五年。詔舉遺逸。特授廸功郎婺州教授。仍辭不受。咸淳初。復有史館校勘之命。御筆俾兼崇政殿說書。詔旨丁寧懇懇。基辭益力。太守趙希悅

貽書勸駕舉前賢山中山雲雨太虎一洗塵埃山更好之句。基答以留取閒身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卒不起。乃授承務郎。主管華州西嶽廟。亦不受。基生於淳熙戊申。終於咸淳戊辰。享年八十有一。妻周氏。早卒。終不繼娶。基生平不喜著述。僅有大學中庸發揮若干卷。大傳啓蒙太極通書西銘發揮若干卷。傳道弟子王栢張潤之。以國子祭酒楊文仲請謚文定。國朝雍正三年。暨王金許四先生俱奉旨從祀聖廟。

論曰北山先生蓋三承詔旨徵聘云。其初聘也。特授迪功郎。婺州教授。先生以老辭。其再聘也。授史

館校勘崇政殿說書先生復以老病辭蓋其時先生已將八十矣。至於三聘則授以承務郎。主管華州西嶽廟。蓋常事以先生年高望重不敢以職事相煩。而榮以虛銜以申其尊德重道之意。則固可以拜受詔旨於床下。而不必有千里赴職之勞也。而卒辭不受。何也。先生之言曰。廉恥一事。在吾道中最所當謹。豈有廉恥尙不知謹而能明師道以淑人心乎。世衰道微。廉恥交喪。士大夫以講道論學爲梯榮干進之媒。理學之壇有市心焉。得非釋氏所云販佛者乎。世之學北山者必先學北山之

立○志○學○北○山○之○立○志○當○自○廉○恥○始○矣○北○山○論○理○曰○  
理○者○是○事○物○恰○好○處○此○言○有○用○無○體○與○明○道○異○明○  
道○先○生○云○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亦○與○朱○子○異○朱○  
子○釋○戒○慎○不○賄○恐○懼○不○聞○曰○所○以○存○天○理○之○本○然○  
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豈○止○是○事○物○恰○好○處○乎○  
問○如○何○是○截○斷○爲○人○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豈○不○是○  
截○斷○爲○人○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豈○不○是○  
截○斷○爲○人○問○如○何○是○萬○殊○一○本○曰○一○真○則○一○切○皆○  
真○一○中○則○一○切○皆○中○一○敬○則○一○切○皆○敬○一○卽○一○切○  
一○切○卽○一○豈○不○是○理○一○分○殊○且○試○說○個○樣○子○鏡○體○

一明因物現形琴體一靜隨彈發音

王栢

王栢字會之金華人祖師愈學於龜山楊時受易論語後與朱熹張栻呂祖謙遊父瀚與其叔季於麗澤書院執經於朱熹之門栢生秉高明負志偉慕諸葛武侯之爲人自號長嘯欲以音策取關中年踰三十始知家學授受之源一日與友人汪元思讀四書至若處恭執事敬惕然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每從楊船山劉摶堂問業船山曰北山何子泰嘗從黃勉齋得考亭之的傳卽徃從之甚見栢甚

喜曰、會之真吾友也、授以立志居敬之旨、爲作魯齋箴、勉以質實艱苦之學、栢於是益自奮、有疑必從基就正、每見基歸、克然自得、基恒稱之曰、會之二十年功夫、勝他人四十年矣、栢自謂研窮愈深、則義理愈呈露、涵養愈密、則趣味愈無窮、手圖敬齋箴、爲日用躬行之則、每日晨起、深衣謁廟、進止有儀、言動有法、綜理家政、統紀斬斬、戶庭間然、御羣弟子、色莊詞厲、毅然不可犯、平居酒不濡唇、食雖疏淡、必潔、當暑閉閣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痛先世遺書零落、整比成編、曰清風錄、各爲題識、幼孤事其伯兄恭極友



愛中年同處、益盡和孺之樂、季弟早喪、撫其遺孤、  
視無間、從子侑、弱齡好學、知所尊事、使與同若一門、  
自爲師友、收合宗族、規模遠、懦不自立者、扶植之、  
貧不自給者、周恤之、故人汪元思卒、貧無以殮、率朋  
友殯之、且爲之請於北山以銘之、四方學者至、館而  
食之、日久不厭、隨其淺深、以誘迪之、開其適道之門、  
提綱疏目、析異會同、叩之無窮、而其出愈新、士大夫  
之仕其鄉而乞言者、則語之曰、士生天地間、以萬物  
皆備之身、而不以古今自任、經綸自期、皆自過其躬  
而已。郡守趙汝騰、蔡抗、楊棟、思復、麗澤書院、皆以講

席延聘，栢以北山爲辭，請益力。北山亦勉其經始而  
作成之，乃精生員之選，增養士之田，創制器服，廣置  
書籍，規畫整然，俾諸生誦習振作於因，仍積弛之後，  
氣象爲之一新，仍應台守趙景締之請，主上蔡書院，  
栢至首講上蔡大居敬窮理之訓，畧曰：上蔡先生謂  
常惺惺，正訓敬也。敬則此心光明，洞徹動靜，語默  
醉萬變，無不得其當，其中卓然不與之俱，往此敬之  
效也。故君子必存養於未發之先，省察於將發之際。  
端莊靜一，此敬也。應事接物，亦此敬也。講明道理，非  
敬則若存若亡。議古論今，非敬則或是或非。以至人

偷日用之常。非敬則乖。違舛逆無一中節。故伊洛以  
來。拈起持敬致知。兩下工夫。不可缺一。實相頌也。天  
台後學。於是始得聞正學傳授之要。雖鄉之耆德。皆  
執弟子禮來謁。遠近聞風。莫不競勸。理宗皇帝上賓。  
率諸生製古衰服。臨於郡士。於是始識先王之禮。爲  
永式焉。栢兩主書院。以張維世教爲己任。歸而講道  
於家。敷揚經旨。精瑩粹白。聽者意融心悅。四方學者  
不遠數千里。而戶屨常滿。晚年積厚養邃。精力清強。  
少壯有所不逮。孜孜作述。不知老之將至。咸淳甲戌。  
偶感微疾。自知天命不遠。謂其子曰。生必有死。天地

之常、予無德可紀、不必作墓銘行狀、平生編纂、未經  
有道訂証、不可流布、臨歿、整衣端坐、揮婦女出寢門、  
子姪門人侍、夷然而終、享年七十有八、諸生制經行  
心喪禮、麗澤山長、率生員赴臨、天台諸生、衰絰爲位  
聚哭、或踰嶺奔赴朝野、莫不嗟惜、栢學博義精、心平  
識遠、考訂羣書、該攝融會、權衡裁斷、洞中肯綮、謂大  
學格物致知章未嘗亡、還知止章於聽訟之上、於詩  
則黜鄭衛諸淫奔之詩、謂今之三百篇、豈盡夫子之  
三百篇乎、所刪之詩、容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者、  
漢儒概謂古詩、取以補亡耳、陽明亦有此論、正恐未  
允、左傳魯昭十六年、鄭

六卿餞韓起於郊，各賦詩。嬰齊賦野有蔓草，子產賦羔裘，子大叔賦牽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摯公宣子喜曰：鄭其庶乎！六卿所賦羔裘之外，皆紫陽所謂淫詩也。而已見於左傳，謂漢儒補亡，可於春秋則謂吾夫子以大公至正之心，立百王之大法，千五百年爲諸儒刻鏤幾碎，朱子於諸經縷析毫分，獨於春秋以渾然得夫子之心，其他勘政未易悉數。所著文集七十五卷，讀易記，讀書記，讀詩記，各十卷，讀春秋記八卷，論語衍義七卷，太極衍義一卷，伊洛精義一卷，研幾圖一卷，魯經章句三十卷，論語通旨二十卷，孟子通旨七卷，上蔡講義一卷，書時傳四十卷，左氏正傳十卷，續國語四十卷，困學之書四

卷文章續古三十五卷、文章復古七十卷、濂洛文統  
二百卷、擬道學志二十卷、朱子指要十卷、詩可言二  
十卷、天文考一卷、地理考二卷、墨林類考二十卷、大  
爾雅五卷、六義字原二卷、正始之音七卷、帝王曆數  
二卷、江左淵源五卷、伊洛指南八卷、雜志二卷、周子  
二卷、發遣三昧三十五卷、文章指南十卷、朝華集十  
卷、紫陽詩類五卷、家乘五十卷、以國子祭酒楊文仲  
請、謚曰文憲、

論曰、魯齋之學、爲考亭嫡傳、至其論經、多與朱子  
相迆異世、或以此議之、而不知其非也、弟子之於

師如子之竹父。但得其一。點真骨真血。其餘長短肥瘦鬚眉髮膚之間。不必皆似也。精血之不傳。而徒求肖於長短肥瘦鬚眉髮膚之間。則必坭塑木雕。而後可也。曾之繼孔。思之繼曾。孟之繼思。其言論。豈必一一皆同哉。而其精髓脉絡之相傳。則一毫不差。今之尊紫陽者。屑屑焉細求之。語言文字之間。嗚呼。其形雖在。其精已亡矣。

張潤之

張潤之。字伯誠。號思誠子。蘭谿人。潤之少遊北山。何基之門。餘三十年。盡得北山之學。北山之墓也。潤之

爲定士禮，不用品官之儀，以成其志。北山輯近思錄，發揮未就而卒。仁山金履祥繼成其書，而皆質於潤之。然後裁定履祥嘗稱之曰：思誠子於朱門爲嫡孫，行端平淳祐，文獻靈光，值亂處約，布衣蔬食，薪水或不繼，人不堪其憂，處之裕如。水雪孤松，端操凜凜，白雲許謙稱之曰：先生之德，篤誠清介，問學專力於經，其季早世，訓其遺孤，而經紀其家事，且飲食之。先生長仁山二十年，爲同門先達，平居商畧討論，情好最密，他人不及也。居家被服樸畧，人視之巖谷一叟耳。而天機駿利，襟度融朗，有滌沂咏歸氣象，彼以貌觀



先生者、豈知德者哉、當時北山門人、王栢之外、首推  
澗之、北山卒、栢謂金履祥曰、北山當世巨人、今弟子  
制服而非古、則無以示四方矣、履祥考古定制、議用  
白布深衣而純以素、素冠加經於內、而加生絹於外、  
經用細麻帶用細苧、栢則更議用玄冠端武、加白巾、  
曰卽古之素委貌也、深衣不用素純、而布帶加葛經、  
澗之曰不可、北山之生不爲詭俗之事、今忽爲詭俗  
之服、非北山志也、吾黨以學問躬行自勉、有以發明  
北山之學可矣、不必爲是服也、生絹白衫、加布帶而  
白巾如常、庶不駭於俗、且今人而古服、會之服之可

也。倘朋友中有義利不明，出處失節者，見吾輩之服，亦服之，反玷北山矣。栢不從，竟用已議，約其成服，潤之不往。

論曰：魯齋之議服，非乎？曰：魯齋之議，非則孔門弟子之喪，其師者，皆非矣。生於後世而爲儒，鰥鰥焉行一禮，而恐爲俗人所驚怪，古道何由復乎？故昔賢之論居喪也，曰：非大智不能知，非至仁不能行。非大勇不能斷，世衰道微，師弟子之倫亡矣。魯齋獨能采擇古禮，以喪其師，其有孔門七十子之風乎？伯誠之議，亦不失爲中論。然魯齋之意，決則從。

之可矣。臨期不往。此何禮哉。孔門論禮類多互異。若使各持已見。則泗上塚旁。爲爭競之藪矣。君子居家立朝。凡於禮之無甚害於體者。議既有定。卽不合於已。亦當勉而行之。倘堅持已見不從。則委而棄之。家國之事。無往而不壞也。洛蜀之爭。其前車矣。北山之骨未寒。而同門二賢。議一禮而彼此互持。界若鴻溝。無怪乎同一孔子之道。而朱陸分門。萬古相持而未有已也。楓山不爲別白。曰三先生皆北山門人。雖所議不同。然其厚師友之義。則一其然。豈其然乎。

金履祥

金履祥字吉甫，蘭谿人。其先出於項，項伯入漢，賜國姓爲劉。其後避錢武肅王嫌名，凡劉之居江東者，皆改姓金。履祥幼穎敏，智若成人，好學有經世志。年十八，補弟子員。二年試中，補太學生。有能文聲。履祥於是益折節讀書，凡天文、地形、禮樂、刑法、田乘、兵謀、陰陽曆律之書，靡不研究其微，而克極其用。年十九，知向濂洛之學，遂棄舉子業。往見魯齋王栢，請問爲學之要。魯齋舉胡文定之言以告之，曰：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立○於○事○物○之○表○，敬○行○於○事○物○之○內○。

又問讀書之要曰自四書始已。又因魯齋登北山之門。北山曰。會之屢言賢好學。便自今截斷爲人。是講貫愈精。造詣益邃。往來二公間。何示以省察克治。王示以涵養克拓。語雖甚約。履祥服之終身。嘗若有未盡焉。當時議者謂何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王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克於已者也。蓋何王之學。實本於勉齋黃榦。得朱子之傳。其授受源流。粹然一出於正。履祥旣生。有睿秉濟以精識。踐修涵養。深造自得。動作語默。太和流溢。四方學者。風承響接。肅襟造請。履祥因人開發。如察脉投。

劑適中夫寒熱虛實之候動輒孚格不俟終日或一時不契則寬以養之徐以誘之待其自得雖端若論學而其心無日不在天下宋季襄樊之師日急當軸袖手履祥乃進牽制搗虛之策請以奇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而自解因備述海舶所經由巨洋別島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不能用及後張瑄朱清海運水道與履祥所上書咫尺不爽後人服其知言履祥獻策既不用謝歸尋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之則已不及用矣元祖既下江南履祥隱不出嚴陵守稔知履祥賢用上蔡故事聘主釣臺

書院履祥不却。至則舉嚴先生懷仁輔義之說，爲之  
摭發仁義之奧，學者始知義理之學。旣歸，築室仁山  
下，講道著書，以淑後進，諄諄不倦，言論風旨，皆可頌  
法。學者稱仁山先生。履祥家故貧，中歲依北山魯齋，  
患難扶持，死喪通濟。二師不遺餘力。北山卒，履祥謂  
北山一代鉅儒，治喪之禮，四方所瞻視，與魯齋議所  
以喪其師者，事見張潤之傳。旣而魯齋卒，履祥率門  
人治喪如初禮。鄉人於是始知師弟之義，鄉之故人  
子坐累，母子分配夷隸，不相聞者十年，履祥爲之經  
營傾貲以歸其子。其子後貴，履祥不言德，相見勞問。

而已。履祥雖不仕宋，宋亡，雪涕故國，作思舊操，辭曰：南方之將，大地之洋，波湯湯兮，翠華重省方，獨力回天，天無光，此志未就，死矣。死南荒，不作田橫，橫來者王，不學幼安，歸死其鄉，欲作孔明，無地空翱翔，惟餘箕子，仁賢之意，留滄茫，穹壤無窮，此恨長。千秋萬世聞者，徒悲傷。履祥生紹定壬辰，卒大德癸卯，享年七十二，其後里人吳師道移書學官，請祀州學，仍特謚文安，所著有尚書表註、大學指義、疏義、論孟攷証、通鑑前編，行於世。

論曰：學者莫患乎無志，故必先辦必爲聖賢之志。



不安於流俗。乃可入道。魯齋之教仁山。首提立志。可謂得爲學之要矣。人之有志。如盤之有針。針一定而地形定。稍偏於東西而卽見之。志一定而吾心之針正。稍涉於偏私而卽覺之。見非禮之色。志立則勿視。聞非禮之聲。志立則勿聽。非禮之言。志立則勿出。非禮之事。志立則勿動。事父母。志欲盡孝。則不屑爲不孝。處兄弟。志欲盡悌。則不屑爲不悌。事君。志欲盡忠。則不屑爲不忠。交朋友。志欲盡信。則不屑爲不信。私心內萌。志不立也。志立則能絕浮氣。外動。志不立也。志立則能平。與人不能容。

志狹也。志立則能容。怨尤不忘。志弱也。志立則能忘。爭忿不解。志慢也。志立則能解。研理不精。志昏也。志立則能精。志常立則不亂。卽爲持敬。志常存則不放。卽爲涵養。截斷爲人之功。不外立志。包容一世之量。亦在立志。學者立志而奉以終身。以之爲賢。爲聖。不難矣。不然。志一放倒。則衆弊叢生。如植木無根。引泉無源。吾見其枯槁乾涸。而不可爲也。魯齋以是教。而仁山以是學。婺學之要。其在是矣。

許謙子許元附

元許謙字益之其先居京兆之興平宋元豐間始居  
笠澤仍徙婺爲金華人父觥淳祐丁未進士主管三  
省樞密院架閣文字無子以從父兄貢士日宣之次  
子嗣卽謙也謙秉資粹敏生母陶氏授以孝經論語  
輒記五歲就學莊重如成人宋亡家毀貢士君相繼  
歿而謙亦稍長僑居城闔借書於人以四部分而讀  
之雖疾病不廢聞仁山金履祥講道蘭江上往見之  
有頃履祥曰士之爲學如五味之在和醯醢既加則  
酸醎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  
無以感發於子耶謙聞之悚然時履祥年七十謙三

十有一請就弟子列履祥乃告之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中之爲道理一分殊謙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每事擇夫中而用之履祥歿謙益肆力於學多所自得自謂吾生平非有大過人惟爲學之功無間斷耳謙制行甚嚴至其應世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介不絕物通不隨衆身在草野而心存當世大德丁未熒惑入南斗勾已而行謙知災在吳越是歲果大祲謙憂之貌爲之瘠或曰先生乏食乎謙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耶其處心如此肅政廉訪使劉廷直舉茂才異等副使趙宏儒舉

遺逸皆辭、宏偉在南臺、命除館禮聘、使衆僚多士有  
所矜式、謙欣然而起、已而東還、以目背屏居東陽八  
華山、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楊吳越之士、皆百舍重  
趼而至、謙之設教、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  
化氣質爲先、以爲己爲立心之要、以分辨義利爲處  
事之制、其八華山學規、則曰、心靜明理之本、貌恭進  
德之基、剛毅乃足自勵、謙讓可以集益、有善當與人  
共有、惡勿忌人攻、又嘗告其門人曰、近年少氣銳、每  
每竒論、迷不知復、流爲誕妄、非小失也、聖人明道設  
教、制爲六經、故後之聞道者、必求諸經、然經非道也、

而道以經存。傳註非經也。而經以傳顯。由傳註以求。經由經以知道。蘊而爲德行。發之爲文章。事業皆不倍乎聖人。則所謂行道也。傳註固不能盡經意。而自得者。亦在精思之後耳。不然。梯空凌虛。而遽自尊大。道無是也。謙教人至誠諄切。內外殫盡。隨材啓牖。而其出無方。爲學者師。垂四十年。著錄千餘人。達官富人子弟。望廬而驕氣自消。踐庭而禮容自飭。咸以不及門爲恥。縉紳先生。至是邦必卽其家。訪以政典。隨方勸誘。聞者莫不厭服。臺省諸公。若王士熙、耿煥、鄭允中、李端、吳壽、趙天綱、陳思謙、趙仲仁。前後劾其行。

義於朝、鄉闈主司、集賢曹鑑、翰林楊剛中、亦率同院  
上其名於省、復以遺逸應詔、皆不起、仍紀至元元年、  
當大比、諉以文衡、亦不赴、嘗謂吾非必以隱爲名高、  
顧時止惟其時耳、晚歲以涵養本原爲主、常瞑目靜  
坐、晝之所爲、夜必書之、疾革而止、家雖貧、冠婚喪祭、  
賓客之禮必盡、暮年僦屋以居、饘粥不給、門人呂權、  
蔣立、金涓、將爲買田築室、而疾作、將卒、正衣冠坐、門  
人朱震亨曰、先生視稍徧矣、更肅容端視、乃瞑、享年  
六十有八、弟子以義制服、葬於縣西北安期里、因卽  
其所自號、題曰白雲先生之墓、行省請於朝、特謚文

懿與北山魯齋仁山並祀於鄉祠曰四賢明更稱正學載在祀典謙所著有四書叢說詩名物鈔書緝傳叢說春秋溫故管窺觀史治忽幾微行於世又有三傳義疏讀書記未脫稿詩文集及自省編藏於家子元附傳

按東陽志言白雲二子明初皆爲大官而死於恫

許元字存仁謙子恪守家教其學一宗朱子非五經四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明祖至金華訪求白雲之後名元未卽至而乘輿已還乃驛赴金陵與語大悅曰何相見之晚也拜京學教授仍命入傅皇太子及諸王歲乙巳始置國子學命爲博士丙午五



月上發濠梁省陵墓，命從行。八月奉命進講經史，極陳洪範休徵咎徵之應，上悅。吳元年四月，上至白虎殿，見諸生有讀孟子者，問曰：「孟子何言爲要？」對曰：「勸國君以行王道，施仁政，省刑罰，薄稅歛，乃其要也。」冬十月，定國子學官制，擢爲祭酒，明之。有國子祭酒，自元始。乃設立教國子法，爲條數十，皆見施行。元爲祭酒，垂十年，出入兩宮，最見禮遇。一切稽古禮文之事，至於人才進退，時政張弛，無不預議。旣而浙江僉事程孔昭誣劾其失，有詔弗治，安置韶州。後遇赦還，尋殺。元在韶，卽張曲江祠以居，好事者繪爲南華謫居。

圖以相傳示云。

論曰。吾讀白雲之書。有云。古之學者。出於口。而可。以。心。存。存。於。心。而。可。以。身。踐。旨。哉。言。乎。蓋。存。於。心。則。出。口。非。游。言。踐。於。身。則。存。心。非。虛。想。言。行。一。致。內。外。合。符。此。儒。者。之。學。所。以。篤。實。而。光。輝。也。吾。婺。自。北。山。何。氏。得。朱。子。之。傳。於。文。肅。黃。榦。再。傳。而。爲。魯。齋。王。氏。三。傳。而。爲。仁。山。金。氏。四。傳。而。爲。白。雲。許。氏。北。山。清。純。魯。齋。弘。博。仁。山。英。邁。白。雲。更。平。粹。通。廣。一。時。婺。州。之。學。顯。於。天。下。有。小。鄒。魯。之。目。云。

胡長孺

胡長孺字汲仲、永康人、胡氏自宋南渡後、以進士科  
發身者十人、持節分符、先後相望、父居仁、淳祐丁未  
進士、朝散郎、知台州軍州事、文辭政事、絕出於世、至  
長孺、其學益大振、九經諸史、下逮百氏、名墨縱橫、旁  
行敷落、律令章程、無不包羅而揆序之、咸淳十年、以  
任子入官、監重慶府隔槽酒務、兼總領湖廣軍馬錢  
糧所僉廳、與高彭、李湜、梅應春等號南中八士、聲聞  
赫然、會宋亡、退隱山林、至元中、詔下求賢、有司強起  
之、至京師、集賢院薦爲翰林修撰、言忤執政、改教授  
揚州、秩滿、遷建昌、適錄事缺官、檄長孺攝之、時程楚

公家氣燄熏灼，卽違恣，人不敢問。其樹外門，侵官道，長孺亟命撤之。轉台州路寧海縣主簿。歲丁未，浙江大祲，戊申復無麥，民相枕死。宣慰同知脫歡察議行賑荒之令，歛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縣以餘錢二十五萬屬長孺藏去，乃行旁州。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間。月再至，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脫歡察怒曰：「汝膽如山耶？」何所受命而無忌若此？長孺曰：「民一日不食，當有死者，誠不及以聞。然官書具在，可徵也。」脫歡察雖怒，不敢問。縣有銅巖惡少年，狙伺其間，恒出抄道爲過客患。官不能禁，長孺

爲衣商人服、令蒼頭負貨以從、陰戒騶卒十人躡其  
後、長孺至、嚴中人笑出要之、長孺方遜辭謝、騶卒俄  
集、皆成擒、俾盡逮其黨、寘於法、夜行無虞、民荷溺器  
糞田、偶觸軍卒衣、卒杖傷民、碎其器而去、竟不知主  
名、民來訴、長孺陽怒其誣、械於市、俾左右潛偵之、卒  
過焉、戟手稱快、執詣所隸、杖而償其器、群姬聚浮屠  
菴、誦佛書祈福、一姬失衣、適長孺出鄉、姬訟之、長孺  
以牟麥、寘羣姬合掌中、命繞佛誦書如初、長孺閉目  
叩齒、作集神狀、且曰、吾使神監之、盜衣者行數周、麥  
當芽、一姬屢開掌視、長孺指縛之、還所竊衣、長孺白

事帥府歸、吏言有姦事、屢問弗伏者、長孺曰、此易易爾、夜伏吏案下、黎明出、姦者訊之、辭愈堅、長孺佯謂令長曰、聞有詔旨、盍迎之、叱吏卒縛姦者東西楹、空縣而出、庭無一人、姦者相謂曰、事至此、死亦勿承、行將自解矣、語畢、吏唯而出、姦者驚、咸叩頭伏罪、永嘉民有弟質珠步、搥於兄者、贖焉、兄妻愛之、給以亡於盜、屢訟不獲、且往告長孺、長孺曰、爾非吾民也、未幾治盜、長孺噉盜誣兄受步、搥爲贓、逮兄赴官、力辭數弗置、長孺曰、爾家信有是、何謂誣耶、兄倉皇曰、固有之、乃弟所質者、赴持至、驗之、呼其弟示曰、是乎、弟

曰然立命聽贖轉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長山鹽場司  
進階將仕郎未上以病辭不復仕長孺爲人光明宏  
偉其學出於國子正青田余學古學古師同邑王夢  
松夢松師龍泉葉味道味道則朱熹弟子也長孺既  
獲聞伊洛正學及行四方益訪求其志始信涵養用  
敬爲最切默存靜觀超然自得晚年深慕陸九淵爲  
人宇宙卽吾心之言諄諄爲學者誦之發明本心之  
學慨然以孟子自許唯恐斯道之失其傳誘引不倦  
一時學之有如饑渴之於食飲方獄大臣與郡二千  
石聘致庠序敷繹經義環聽者數百人長孺爲言人

雖最靈。與物同產。初無二本。皆躍然興起。至有太息者。爲辭章有精魄。金春玉撞。一發其和平之音。海內來求者。如購拱璧。碑榜焜煌。照耀四裔。鄉闈取士。屢司文衡。貴實賤華。文風爲之一變。晚寓武林。病喘。上氣者頗久。一日具酒食。與朋友弟子別云。將返故鄉。門人有識其意者。曰。先生精神不衰。何爲遽欲觀化乎。答曰。精神與死生初無相涉也。就寢。至夜半。喘忽止。正衣冠坐逝。年七十五。所著有瓦缶編。南昌集。顏樂齋稿。多亡逸。唯石塘文稿五十卷行世。今亦亡。其書法精出。間見於文氏停雲館石刻中。其從兄之綱。



之純、皆以經術文章名、之綱、字仍仲、嘗作薦書其於  
聲音字畫之說、自言獨造其妙、惜其書不傳、之純、字  
穆仲、咸淳甲戌進士、踐履如古獨行者、文尤明潔、可  
誦、號之爲三胡、云、

論曰、吳立夫云、予初見汲仲先生、先生嘗語予面  
膚黑而多黧、唇齟摶而不閉、黧則無澤、不閉將失  
氣、無澤而又失氣、非壽徵也、爾曷不閉汝氣而後  
瞑、且爾獨不見爾家甕之盛酒者乎、夜甕或不覆、  
則酒且失味、而不中飲、汝之失氣、亦猶是也、予固  
疑先生或得於攝生養氣之道者、曾不數年、而先

生竟以衣冠沐浴端坐嗒然而遽化予方無以終事則徒識其遺言撫其陞藁繼之以涕泣而已按汲仲先生好談金谿之學立夫雖極尊稱別有微辭見於他說童廷式金華文獻亦不登載宋景濂作元史金華之士列儒學傳者五人金許之外一則永康胡汲仲一曰東陽陳君采一曰蘭谿吳正傳正傳之學爲金許佐輔君采則自命孟子後一人汲仲則象山苗裔也辱在桑梓表彰先賢當懇國史矧出於大賢之手乎故仍列之儒學至所載折獄諸案多雜出於他書景濂先生去汲仲不遠

言必有據、故照本傳錄之、

吳師道

吳師道、字正傳、蘭谿人、幼穎敏、不羣、善記誦、攻詞章、爲歌詩清麗俊逸、年弱冠、因讀真西山讀書記、翻然有志於爲己之學、刮摩淬厲、日長月益、嘗以持敬致知之功、質於白雲許謙、謙復以理一分殊之旨、由是往復相訂、造詣日深、至治元年、登進士第、歷官高郵縣丞、寧國錄事、池州建德縣尹、師道官錄事時、有兵過其境、統馭者無紀、羣入市、抽刀脅人、取財物、不予、則縱火殺人、城中大擾、郡縣吏皆鍵戶不出、師道單

騎按行、捕殺傷人縱火者、衆兵譟曰、錄事持我急、必殺之、師道大聲曰、錄事在此、敢殺者前、衆不敢動、居民以寧、明年宣城大旱、民艱食、乃禮勸富民、得穀三百餘石、平價而糶者、又萬餘石、肆墉之內無饑人、廉訪使者賢之、以師道攝縣事、悉召縣民禮勸如初、得穀三萬七千六百石、以均給饑者、明年春、二麥猶在田、師道建白於上、得官粟四萬石、贖罰錢七百三十錠、廉訪司又勸分旁郡、得鈔三萬七千七百錠、以等第分給、師道使饑民更番受賑、日數千百人、無敢譁者、或易服重至、卽於衆中指出之、衆以爲神、所全活

三十餘萬人、廉訪使列其治行於朝、入爲國子助教、  
陞博士、其教人一本朱子之訓、而遵許衡之成法、六  
館之士、人人以爲得師、丁內艱歸、以奉議大夫禮部  
郎中致仕、子曰源、曰沉、皆世其家學、而沉尤有名、入  
明爲東閣大學士、載文學傳、師道嘗讀劉孝標山棲  
志、有所稱江洽中、王徵士者、皆婺人也、而郡志失之、  
因歎金華自立郡以來、幾千百年、山川英秀之氣、實  
鍾於人、其間豈無奇偉特絕之士、而前志闕如、自宋  
紹興間、通守洪遵始爲東陽志、然其紀當代人物、僅  
僅數人、且節義功烈、若滕章敏、宗忠簡者、皆不見列、

可謂畧矣、矧自紹興以後、迄乎乾道淳熙間、呂太史  
道德文章、巍然特出、視前世又遠過焉、於是名卿相、  
賢牧伯、大魁碩儒、名人偉士、肩摩踵接、蓋不可勝數、  
而其季年、北山魯齋、紹紫陽之學、而推演之、至今私  
淑、代有傳人、夫其名爵在史編、論著在天下、章章傳  
頌之、決不遂泯沒、無俟於予也、特其沉微不著者、遺  
文逸事、稱道幾絕、或地望舛錯、久亦失真、是誰之責  
乎、因採蘭谿之人物言行、可後恣者、爲敬鄉前錄、繼  
又採金華一郡之人物言行、而爲敬鄉後錄、迄今金  
華之修郡邑志、皆取裁於師道、然敬鄉前錄、竟不傳、

師道所著書、於敬鄉錄外、有易詩書雜說、春秋胡傳附辨、戰國策校註、及文集二十卷云、

論曰、吳正傳作敬鄉錄、而不列唐與政、不但、不錄其文、而且深沒其人、諱之惟恐不深也、厥後朱景濂、王子克、蘓平仲、諸公出、則數數稱道之、而朱公且爲之補傳、以彰國史之缺、暨戚雪崖、阮霞嶼、諸公出、則盡力表揚之、至於今、黃梨洲、朱竹垞、毛西河、諸公出、則追悼惋歎之、思欲表揚、而什一之存、不勝其千百之亡、而深惜夫殘編斷簡之無可復搜也、正傳之用意、毋乃褊乎、然自正傳作敬鄉錄、

而婺中人物賴以不亡如賈刪定杜文學諸疏皆  
旁搜家乘而登之至今如日星之光照耀簡冊其  
有功於先賢甚鉅其有功於桑梓甚大至其所學  
沿流白雲上溯考亭粹然一出於正婺賢中未易  
多得章文懿作蘭谿志乃列諸儒學而不得與楊  
船山諸公同登理學之班噫是又一正傳也文懿  
之用意固別有在然勢與時移理亦隨之宋明之  
例有不能概繩後世者矣宋景濂知之乃登之元  
史儒學傳元史不列理學傳其儒學傳卽理學其文學傳卽蘭谿志之儒學潛溪  
立例甚嚴卽其師如吳立夫者尙不得與正傳並



科其尊正傳至矣、今仍列儒學、猶宋志也、

陳樵

陳樵、字君采、東陽人、生平好衣鹿皮、故自號鹿皮子、樵性英敏、博綜羣書、於學無所不窺、生當元世、隱居小東白山、閭谷澗、少霞洞中、著書十餘種、曰易象數解、新說、曰洪範傳、曰經解、曰四書本旨、其微詞奧義、多先賢所未經道、學士宋濂稱其超絕之資、曠視千古、若一旦暮、期以孔子爲師、而折衷羣言之是非、可謂特立獨行、而無畏懾者也、樵嘗執濂手、慨然太息曰、漢太師釋經、而善者不傳、傳者多不得其宗、淳熙

來羣儒之說與洙泗伊洛尤不類。曩予屏去傳註，獨取遺經精思之。四十年，一旦神會心融，灼然有見於聖賢之大旨也。蓋明月之珠，失之二千年，上自王公，下至畎畝，莫不徂徂然索之，而終不可致。牧豎於大澤之濱，偶獲之，豈可以其賤忽之乎？濂避席而請曰：願遂問之。乃言曰：吾以九疇爲六府三事，而圖書同爲易象，以片言統萬論，而天下古今無疑義，以庸言釋經旨，而野人君子無異辭。夫神之所知者，智也。知天地萬物一體之謂仁，知天下分殊之謂禮，知分之宜之之謂義，禮復而和之謂樂。故天地萬物一體者。

是經史之會委也。能一視萬物。則萬殊之分正。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今夫天下國家一枳也。枳一而穰十焉。枳有穰。而一視之。其於人則仁也。發而視之。穰有十。則其等有十。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幼之等。夷刑賞予奪之殊分者也。所謂禮也。視十爲十者。禮之異。視十爲一者。仁之同。分愈異者。致愈同。禮愈嚴者。仁愈篤。此先王之道也。治天下國家。而不以禮。則彝倫。曩禮樂廢。而仁亡。是故洙泗濂洛。朝夕之所陳者。天下萬殊之分。視聽言動之宜。所操者。禮之柄焉耳。故一體萬殊者。孔子之一貫。於言無不統者也。章句

析而附會。與操其枝葉。舍其本根。洙泗濂洛之會。要  
不可見。而遺經不可識矣。又遺濂書曰。吾且死。吾道  
苦無所授。子聰明絕倫。胡不一來。來片言可盡也。焦  
凡與人言文章。必以六經爲歸。故其詩文皆自成一  
家。所著古賦十餘篇。莫辨晉魏。一時名士如雲。皆向  
慕之。如侍書虞集。侍講黃潛。尤極推重。曰。鹿皮子詩  
賦。當今第一。又曰。吾儕所爲文。不過循成規。無傑然  
出人意表者。如鹿皮子。真不可及也。諸朝士數遺書  
欲引致之。俱不答。性至孝。父病瘋。擧晝夜扶持。歲久  
不懈。又病痰氣弱。不能吐。則爲筒吸而出之。母早歿。

見遺衣輒捧之泣、生平未嘗言利、家雖素封、終身惡  
衣非食、澹如也、遇歲歉則竭廩粟以賑親故、及閭里、  
不少靳、既髦、而方岳重臣、及郡邑賢吏、時遣使存問、  
或親執饋食之禮、後生俊士、以得接見爲幸、下至輿  
臺、鄙吏、亦知推敬、稱之曰陳先生、年八十有八、且卒、  
趺坐一室、不飲食踰月、縣令遣人以醫來視、麾之去、  
曰、吾死可矣、儻然而逝、

論曰、趙香砂述史傳云、自朱呂倡學東南、學士承  
傳之惟謹、迨元末而精思力詣者、各以所造自成  
學、若蜀資州黃澤、金華陳樵、最顯名、樵好學、有遠

悟著書窮晝夜不息會世亂家燬於兵其書多不傳所傳者率皆詩賦之文不知者因目爲隱逸而不知樵之學固儒學也其行固儒行也竊窺君采風旨蓋似有心非淳熙之學者顧其所云仁統萬善理一分殊皆宋儒之緒言而非必有獨創之解卽萬物一體之語倘不能的然窺見其本體而真知所以用力之處亦未必不涉於想像擬議竊思得旁採其他說以証其功力造詣之所到去年於徐氏家譜見其仁安堂記所言安仁之旨甚詳而以三月而遊顏子於仁尙未安孔子不呵之者觀

其進也。夫道不足，而妄議古人者，君子無是也。意者其存心純密，實有自得之處，故不覺其言之大也。惜其他文無傳，不能窺見其所學之脩，以觀其詣之所至也。

葉儀

門人何壽朋附

〔明〕葉儀，字景翰，號南陽，金華人。受業於白雲許謙，謙之言曰：學者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儀既卒業，因授徒講學，四方之士爭趨其門。儀之言則曰：聖賢言行盡於六經四書，其微辭奧義則近世先儒之說脩矣。由其言以求其心，涵泳從容。

久自得之。不可先立己意。而妄有是非也。戊戌明太祖下金華。召見。同范祖幹以大學進講。命爲五經師。以老疾辭。隱居養親。所著有南陽雜稿。學士吳沉稱其理明識精。一介不苟。安貧守道。死而不變。誠篤信醇儒也。弟子何壽朋。字德齡。蘭谿人。洪武初。舉孝廉。以二親俱老。辭父歿。舍所居宅。易地以葬。居恒窮理守道。不妄干人。晚自號歸全。學者稱歸全先生。

范祖幹

門人汪與立附

范祖幹。字景先。金華人。性至孝。郡守王宗顯立純孝坊以示褒。學者稱純孝先生。郡人爲建二賢道學坊。



卽祖幹與香溪浚也。祖幹初受業於白雲許謙之門，其學以慎獨爲主。嘗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引誘後學，惟恐其不入於善。四方士大夫至者，必親質問，以一身係斯文之重。戊戌明太祖下金華，與葉儀同召。初幸學，以大學進講，上命剖析其義。祖幹乃曰：帝王之道，自修身齊家，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可以言治。上喜曰：聖人之道，所以爲萬世法。吾自起兵以來，號令賞罰，一有不平，何以服衆。夫武定禍亂，文致太平，類此道也。甚加禮敬，尋辟諮議，以親老。

辭曹國公李文忠守嚴郡尊事祖幹恒稱師而不字  
天台方孝孺曰斯道之微不能無敵苟非賢者則莫  
振其衰而扶其顛自宋之亡大統中絕顧瞻金華有  
光燁燁吾儕小子不幸而不見其盛時矣所得見者  
五六公焉曰朱曰胡曰范曰葉此數公者皆百世之  
士往歲不淑而葉公卒胡公逝既而宋公薨於蜀范  
公奄去而不可挽自今以往蚩蚩之衆何所倣而爲  
善茫茫之緒誰爲之繼而孰爲之延乎方公一代鉅  
儒而傾注若此其品詣之卓越可知矣祖幹門人曰  
汪與立字師道蘭谿人修德立行與同邑何壽朋齊

名而文學過之。嘗謂學者當視古人爲不足。毋視今人爲有餘。人以爲名言。隱居教授。不求聞達。優游林泉。以壽終。

論曰。景翰景先。乃白雲嫡傳。而著作絕少。似於師門宗旨。少所發明。自此婺州之學日微。然其立行醇實。薰被鄉里。建坊褒崇。出於輿論之公。豈非聖人所云。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者乎。至使一代大儒。若方遜志先生。虛懷傾注。有前輩典型之慕。非其積學有素。孰能如此。夫堯敦九族。舜厚本支。文王之德。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士未有不

敦至性厚人倫而可以言道學者後世以著述爲  
道學而道學衰矣。